

持松法師對近代華嚴中興的貢獻

中華國際梵漢咒語協會 理事長
林光明^{*}

摘 要

（作者按：為避免文章冗贅，行文中的法師、居士等稱謂，多有省略。）

明清以來中國佛教衰頹，清末民初政治更加動盪不安，而有「廟產興學」的倡行，傳統寺院備受威脅，因而改革的呼聲四起。為了扭轉佛教的頹勢，有識之僧首擔其荷，辦學育僧，整理典籍，報刊弘傳……等，為近代佛教各宗的發展開啟新頁。於此一時，華嚴宗有諸師，承繼祖業，肇基中興，其發軔始於月霞（1858-1917），繼之於應慈（1873-1965）與持松（1894-1972）、智光（1889-1963）等高僧大德。

1914年月霞創辦華嚴大學於上海，該校後遷至杭州海潮寺，並於1917年遷址至江蘇常熟興福寺，是年底，月霞圓寂，持松承繼先師遺志，得應慈協助，改名「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擔任校長，辦校宗旨為「昌明佛理，探討華嚴，預授大小乘經論，養成正軌人材，挽回世運，普及教育為宗旨」。華嚴大學畢業的學僧分散到全國各地，續辦各種學院，影響深遠，為近代華嚴宗門重振之發端。

持松勤究華嚴大教，深得真髓，因此著述持續不斷，為近代華嚴教義立說。1923年自日本回國後，著手撰寫《賢密教衡》，隨後《賢密教衡釋惑》，透過華嚴五教，判釋華嚴與密。1931年起，更集大成撰《華嚴宗教義始末記》。

1940年，蔣維喬、李圓淨諸居士同應慈共同發起組織成立了「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整理華嚴典籍蔚為風氣，並請持松參預其事，所編成之佛典文獻，持松皆為其作序。

1942年《佛學半月刊》應時推出四宗派專題，其中「華嚴宗專號」及「真言宗

^{*} 中華國際梵漢咒語協會理事長，法鼓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客座教授。

專號」二專題，皆由持松執筆。持松對華嚴之闡微，眾所倚重。

本文繼《持松大師全集》全套八冊（以下略稱《全集》）¹之出版，按上述梗概，依次敘述，謹將這一段鮮為人知的種種貢獻匯整於文，說明持松對華嚴的中興有其歷史地位。

關鍵詞：持松、華嚴大學、賢密判教、華嚴宗教義始末記、華嚴宗專號、華嚴經疏鈔編印會

¹ 《持松大師全集》全套八冊，由楊毓華主編，林光明副主編，震曜出版社，2013年7月。收錄持松大師所著及其編纂的著述，始於1919年(大師26歲)，終於1972年(大師涅槃)。《全集》按下述類別收錄，各類再按著述年代依次編排。第一冊：行儀、經義、律戒。第二冊：論釋、般若。第三冊：總持(上)。第四冊：總持(下)。第五冊：教史、諸宗。第六冊：專論、文鈔、函件、詩賦。第七冊：墨寶。第八冊：年譜、附錄、索引、後記。

持松法師 生平簡譜

持松法師²（1894-1972），字旃林。俗姓張，湖北沙洋人，嗣法月霞後，法諱密林，自號師樊沙門。入真言宗後，得灌頂號為入入金剛，又自名根法、阿鑊，晚年潛修，自號遯翁。

1910年，法師於沙洋鐵牛寺出家，依脈滿披剃，法名持松。後受具足戒於漢陽歸元寺。1914年月霞創辦華嚴大學於上海，持松入學就讀。1916年曾返湖北當陽玉泉寺，依祖印究天台宗大意，於天台教觀諳熟於心。1917年隨侍月霞。是年底月霞圓寂，由持松嗣法，為南嶽下第四十七世，賜法名密林，繼任興福寺住持。承先師遺志辦學育僧，設校「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擔任校長，親自授課。

1921年於寺務、授課之際，撰《攝大乘論義記》、《釋迦如來一代記》、《大乘起信論講義》等。《攝大乘論義記》約20萬言，連載於《海潮音》，為當時正為唯識、法相名謂之異同而筆戰論壇的太虛和歐陽竟無所贊許。稍後應太虛之邀，至永明學舍開講《八識規矩頌》，復為《海潮音》撰述；次年著《瑜伽師地論淺釋》、《觀所緣緣論講要》等。1922年應請於湖北漢口九蓮寺華嚴學校講《攝大乘論》。於武昌佛學院講《觀所緣緣論》。於安慶迎江寺安徽僧學校講授《十二門論》。1934年，應邀為太虛所著《法相唯識學概論》一書作序。

1922年冬，師閱《法輪寶懺》，思挽瑜伽密義，並藉此探究日本佛教真相，為改革中國佛教之借鏡，東渡日本，禮天德院住持金山穆韶阿闍黎，賜灌頂號“入入金剛”，得古義真言宗中院流第六十四世傳法阿闍黎位。1923年回國後於杭州菩提寺(昭慶寺)傳法灌頂。1924年至武昌住持洪山寶通寺，大弘唐密。為消弭浩劫之難，積種菩提淨因，長年多次啟建仁王護國法會。³1925年，與太虛等組成“中華佛教代表團”赴日參加東亞佛教大會。會後留在日本一年多。

1926年從真言宗豐山派管長權田雷斧大僧正受學，得“新義真言宗傳法院流相承血脈——密林第四十九世灌頂傳法阿闍黎位”。隨後至比叡山延曆寺，習台密儀軌。最後再登高野山，依根本上師金山穆韶阿闍黎繼續修學。共得三個灌頂傳法——中院流第六十四世，傳法院流第四十九世，三寶院流第五十一世，終將鐵塔

² 此據持松著《自述》，及其灌頂弟子楊毓華撰《持松大阿闍黎傳略》（《全集·一》）及《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等文摘錄而成。

³ 持松長年多次啟建仁王護國法會，包括：1924-1926、1929-1932、1936，其歷程詳載於《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開壇高樹仁王法幢的年代，曾整理於拙文《仁王護國經闡秘》之〈編輯後記〉，震曜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01-203。

正傳東、台二密悉數取回。1927 年回國，先後於上海、遼寧、南京、北京、杭州、武漢、宜昌等地廣弘唐密。1936 年，持松第三次東渡日本，回國後，應朱子橋、王一亭、屈文六之請於上海覺園“丙子息災法會”主修尊勝佛頂大法⁴，禳災祈福。每日皈依受灌頂者川流不息，滬上一時盛況。

1940 年，李圓淨約蔣維喬、黃幼希等弟子整理持松著述，集名出版《師奘全集》。又在愛儷園等資助下，持松系統整理顯密典籍集成《師奘選述》⁵印行。

1947 年持松任上海市佛教會理事長並被推舉為靜安寺住持，致力於“靜安佛學院”的規劃和管理。1948 年，社會更不安定，大師撥出靜安寺沿街房屋，創立佛教平民診療所。1950 年，大師主修佛母大孔雀明王和平息災法會⁶於法藏寺，入壇灌頂皈依者踵至，影響擴大至海內外。1953 年 4 月，於靜安寺內建立真言宗壇場；6 月，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後任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會長。1955 年，參與中國佛教協會所組成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撰寫《金胎兩部》、《即身成佛》兩條目。1956 年，赴尼泊爾參加南傳佛教國家紀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慶典。隨後，又出訪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

文革十年動亂期間，作品大都以詩作書法呈現，收錄於《全集·六》之「詩賦」。師於 1972 年圓寂，世壽八十。持松一生，深入經藏，著作等身，重要著作按《全集》收錄順序有：住心品纂注、三昧耶戒義釋、攝大乘論義記、觀所緣緣論講要、因明入正理論易解、菩提心論纂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闡秘、心經闡秘、般若理趣經集解、密教通關、悉曇入門、三陀羅尼釋、十八道略詮、金剛界行法記、胎藏界行法記、護摩行法記、隨行一尊供養念誦私記注、賢密教衡、賢密教衡釋惑、華嚴宗教義始末記……等。

華嚴大學 僧伽教育

清末民初的佛教內部改革呼聲四起，傳統寺院受到「廟產興學」的主張而面臨重重危機。據黃德賓著《我國近代佛教圖書館興起背景因素之考察》一文中提到：

⁴ 持松長年多次啟建尊勝佛頂法會，如：1932、1936、1937、1944、1949，其歷程詳載於《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

⁵ 《師奘全集》及《師奘選述》之印出書目，詳見《全集·一》之「行儀」，頁147-150。

⁶ 持松長年多次啟建孔雀明王法會，如：1925、1950、1953、1956，其歷程詳載於《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

除了廟產興學外，民國初期許多留學生返國之後，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為口號，得到大多數新知識分子的響應，他們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前後，表現的相當活躍，同時倡導「破除迷信」運動，這個運動在十一年時達到了高潮。……全國各地藉口破除迷信，組織「廟產興學促進會」、「廟產清理委員會」等以接收、侵佔寺產聲中，政府徵收「迷信捐」、「經懺捐」也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了。此時，寺院不僅傳教無力，甚至連生存都成了問題，中國傳統佛教被迫面對行將解體的嚴重危機。廟產興學影響之下，寺院所藏文物也難逃破壞之厄運。……在廟產興學的實行下，寺院遭到外界勢力的侵入，不但僧尼被迫流離失所，連寺內典藏的文物往往被破壞殆盡，損失慘重。⁷

佛教的有志之士為挽回此頹危之勢，研擬各項革新圖強的方案⁸，興辦佛教學院，僧伽教育為當務之急。近代華嚴的中興亦應於此時，1914 年月霞應狄楚青、康有為之請，由冶開祖師授命而創辦華嚴大學於滬上哈同花園——愛儷園。以“提倡佛教，研究華嚴，兼學方等經論，自利利他”為宗旨。1914 年 9 月 1 日，持松入學，1915 年，月霞偕全體師生將大學遷至杭州海潮寺，繼續講授華嚴教義兩年多，學員於 1916 年畢業。與持松同期的學員有常惺、戒塵、妙闊、慈舟、了塵、智光、靄亭、慧宗、體空、海山、性澈、慧西、遠參、朗然、周仲良、黃觀子等八十餘人。

月霞⁹（1858—1917），湖北黃崗人，俗姓胡。十九歲投南京大鐘寺出家，次年受具足戒。後於金山、高旻、天寧等道場參學；入終南山，專究《華嚴》；登九華山，安禪三載；後主持安徽佛教會並辦僧學校於迎江寺。出訪東瀛、南洋、印度、西歐諸國考察佛教。丙午（1906 年）與應慈等同於天寧寺冶開門下得授記莚，賜法名顯珠。月霞以“教弘賢首，禪繼南宗”為己任，被尊為華嚴座主，為近代弘揚華嚴的大家，民國以來弘揚華嚴者，大都出其門下。

⁷ 黃德賓著《我國近代佛教圖書館興起背景因素之考察》，佛教圖書館館訊第三十期，頁 43-44。

⁸ 黃運喜著〈清末民初廟產興學運動對近代佛教的影響〉，頁 300-301。就「廟產興學熱潮下之佛教徒」提到對此衝擊的因應之道有四種類型：（一）配合政策，率先捐款興學，並接受政府旌獎。（二）寺廟自行興辦啟蒙學堂、初等學堂、中等學堂或師範學堂，以杜絕外界提撥寺產的藉口。（三）寺廟興辦僧學堂，培養弘法人才。（四）除提撥寺產興學外，自身更赴日考察，以彼邦政教經緯，當作國內教界借鏡。

⁹ 參見《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頁 3752）。《月霞老法師傳略》，《全集·六》，頁 2966-2969。

1917 年 8 月 18 日，月霞任興福寺方丈¹⁰，以振興教法、培植僧材為急務，決定續辦華嚴大學，院址選擇在山門東側之救虎閣及龍神堂內，並赴杭州遷校事宜，命應慈主其事。持松則隨侍月霞，受命掌書記職兼督工役。是年底月霞圓寂，囑法弟應慈“善弘華嚴，莫作方丈”，遺囑佈告由持松嗣法月霞，為南嶽下第四十七世¹¹，賜法名密林，繼任興福寺住持，並佐以法弟慧宗、潭月為監院。

時持松年僅二十五歲，一青年客僧，不負先師所托，整飭寺務，繼承遺志，得應慈協助，於 1919 年續辦華嚴學院，定名「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持松任校長，親自授課，應慈任監督，慧宗為監學，並邀常惺為教務長，共同制訂《中華佛教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簡章》¹²，學校設預科 3 年、正科 3 年，學生每期 50-60 人，僧俗均可報考入學；三年講習課程以經律論為主要講讀，兼論各宗教義，並授中國傳統字學及文學，以及歷史、地理、算術等課。華嚴的修學除了透過經律論，並研習華嚴禪教。禪觀包括「華嚴五蘊觀、妄盡還源觀、三聖圓融觀、法界觀」；教義包括「讀華嚴一乘教義章、講華嚴教義章、華嚴義海百門」。是年冬，奉應慈命，建華嚴戒壇於興福寺大殿東側傳授三壇大戒，禮請冶開為得戒本師大和尚。1921 年持松辦學頗有成績，應慈遂以“華嚴法界觀門者、天寧法脈興福寺分燈之中興砥柱”稱譽之。

1922 年底，持松因赴日求取真言密法而辭任，預科講習所易名為「法界學院」。法界學院在我國僧教育界佔有重要地位，以謀僧教育普及，造就僧材，著名者有葦舫、葦乘、正道、福善、智開、默如等。法界學院存續二十多年，先後在該校任住持（校長）的有月霞、應慈、持松、慧宗、潭月、存厚、正道、葦乘等法師。慈舟、常惺、蕙庭、明真、歸元、大謙、林子青（慧雲法師）、祝彭年等曾於此授

社	覺
三	二
地	名
址	稱
本校設在江蘇常熟縣虞山興福寺	本校前在杭州咨部立案準自由設立茲為續辦本校專門大學之準備
	設立預科定名曰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
	一 宗旨 本校以昌明佛理探討華嚴預授大小乘經論養成正軌人材挽回世運普及教育為宗旨
	佛 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簡章

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簡章

¹⁰ 《重刊破山興福寺志跋》，《全集·六》，頁 2921。

¹¹ 《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頁 3939）。南嶽下第四十六世為應慈，其靈龕起塔於冶開祖師靈塔之側，其塔正面鐫：“傳講三譯 華嚴座主 南嶽下第四十六世 天寧法脈 興福分燈 應慈親禪師之塔”。

¹² 《中華佛教華嚴大學預科講習所簡章》，《全集·五》，頁 2379-2382。

課。

如今，華嚴宗已經由其門人、同道傳至海外，如智光、成一、淨海等諸師，成就卓著，將華嚴宗廣為弘揚。茲舉其要者略述如下¹³：

(1)常惺(1896-1939)：自 1922 年起，歷任安徽僧學校校長、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副院長、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長、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院長，期間亦主持杭州昭慶寺僧師範講習所教務，並於昆明成立雲南四眾念佛會、江蘇泰縣光孝寺創設光孝佛學研究社。

(2)慈舟(1877-1957)：1920 年協助了塵、戒塵於湖北漢口九蓮寺開辦華嚴大學。1923 年應杭州靈隱寺之請開辦明教學院。1924 年於江蘇常熟興福寺開辦法界學院。1928 年應鎮江竹林寺請求創辦竹林佛學院。1933 年於福州鼓山開辦法界學院。1936 年於福州法海寺再辦法界學院。

(3)智光（1889-1963）：1913 年回江蘇泰縣光孝寺創儒釋初高小學並任校長。1934 年任焦山定慧寺住持，首改叢林制度，創焦山佛學院。1952 年，弟子南亭於台北創建華嚴蓮社，迎請智光長期供養。

(4)靄亭（1893-1947）：1928 年於鎮江創辦竹林佛學院。1934 年於香港籌辦成立東蓮覺苑，並於港、澳創辦義學，協辦寶覺女子學校。1935 年在香港創辦青山佛學院。

縱觀近代華嚴中興之發端，宗門之重振，實有賴於月霞、應慈、持松等高僧，辦學授業，樹立僧伽教育的遠見。畢業的學員分散到全國各地，續辦各種學院，弘揚華嚴。諸如：華嚴大學、法界學院、華嚴學院、清涼學院等，致力推動僧材的培育。

報刊弘傳 華嚴纂著

近代中國有識之佛教僧俗在各地辦學育僧之外，文字宣傳也是中國佛教現代化的模式¹⁴。藉由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如報刊的發行以及佛典佛書的大量印刷，

¹³ 由於手邊資料有限，於網路資料得知常惺、慈舟、智光、靄亭諸師辦學學院名稱，整理如文所述。網路出處：

<http://www.baike.com/wiki/%E5%B8%B8%E6%83%BA%E6%B3%95%E5%B8%88>、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2/n3527904.htm>、

<http://dictionary.buddhistdoor.com/word/63149/%E9%9D%84%E4%BA%AD>、

<http://www.tznet.cn/portal.php?mod=view&aid=54>，摘錄日期 103/02/14。

¹⁴ 冉雲華著〈太虛法師與中國佛教現代化〉（《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228）。文中提到：新式教育、文字宣傳、名流支援、僧伽革命，再加上後來學到的國際呼應等五個方面，作為中國佛教現代化所摸出的新道路，也正是今日中國佛教生活的主要模式。

加速佛教的中興，其中以上海佛教書局，其經營規模之大，及其所刊行的《佛學半月刊》，流通範圍之廣，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¹⁵持松所撰述諸文，大都先載於各期刊，如《海潮音》、《佛教評論》等，後再結集成書。

1923 年，《海潮音》曾刊出持松撰《賢密教衡》，闡明華嚴法界是顯、密歸處。引起王弘願之質問而再作《賢密教衡釋惑》(1929)，此一答辯引起教界對華嚴的重視。

1931 年 7 月，《華嚴宗教義始末記》開始連載於《佛教評論》，1940 年結集六卷成書，應慈為書作序。

1942 年，上海佛教書局所刊行的《佛學半月刊》，自 1 月起，系列推出四宗派專題，其中「華嚴宗專號」及「真言宗專號」二專題，持松皆應邀執筆，詳述如下：

一、「禪宗專號」(共四期)，第 11 卷的第 1 號第 244 期至第 3 號第 246 期，以及第 7 號第 250 期。(1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之間)

二、「華嚴宗專號」(共二期)，署名“持松”編，第 11 卷第 8 號第 251 期(4 月 16 日)、第 9 號第 252 期(5 月 1 日)。

三、「法相宗專號」(共五期)，第 11 卷第 10 號第 253 期(5 月 16 日)至第 14 號第 257 期(7 月 16 日)。

四、「真言宗專號」(共二期)，署名“密林”編，第 11 卷第 17 號第 260 期(9 月 1 日)、第 18 號第 261 期(9 月 16 日)。

「華嚴宗專號」，補《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未盡之處，主要文章有：《弁言》、《華嚴之源

流》、《華嚴經在中國之地位》、《華嚴經之科判》、《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之處會》、《華嚴經獨成一宗之沿革》、《華嚴經之文義綱要》等。著重對華嚴宗性起法門有



華嚴宗專號第 251 期(1942 年 4 月 16 日)

¹⁵ 黃德賓著《我國近代佛教圖書館興起背景因素之考察》，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三十期，民 91 年 6 月。提到上海佛學書局經營的概況：至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為止，上海佛學書局經營的概況為：除各種定期刊物外，新出版書籍計有一百十種，數達二十八萬冊。流通各地經籍，計百於萬冊。本局所出之《佛學半月刊》，每期已銷至一萬二千份。各地分局已有八處，分銷處已增至一百餘家。

所發揮，且對《華嚴經》內容大旨“揭橥綱要”，作為研究華嚴教海的重要著作。

1939～1945 年間，匯整華嚴典籍蔚為一股風潮，由「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所編出的經疏鈔等，持松皆為其作序及介紹：包括《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敘》(1938)，《應慈和尚重刻晉譯華嚴經序》(1939)，《重印賢首諸乘法數序》(1940)，《重編華嚴疏鈔序》(1942)，《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1943)，《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1943)，《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序》(1945)，《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1948)等，發軔導引入華嚴大海。

華嚴判教 賢密教澈

持松心嚮真言密教，其發心為自心尋求本有之覺體，以淨菩提心為正因，大悲萬行為根本，利他方便為究竟。¹⁶持松承其血脈，同時運用自身對華嚴法界緣起之深入體悟，依以判攝賢密教理。而空海在日本所創立的真言宗，依十住心判攝密教為最高教理。¹⁷對此判教，持松不能墨守，在《賢密教衡》及《賢密教衡釋惑》二作中提出“賢首真言並重而弘密教”之論。

持松曾開示曰：

佛祖在世時為眾生說小始終頓圓諸乘法門，釋尊涅槃後於金剛法界宮說真言密教。華嚴法界與真言六大均屬圓滿之教，其教理相接近。但約佛果說，華嚴勝於密教；約眾生進趣方便說，則密教勝於華嚴。密教自己一念與本尊三密相應，相應後由此一門深入，然後進入普門法界華嚴海會，如此則較易矣。¹⁸

為尋求圓融賢首密教相映相澈，以三密相應成就而契入華嚴海會一真法界，使賢首、真言並重、金玉互換，兩得其準之論，稱為「賢密教澈」。

1923 年持松自日本回中國後，掛錫常熟興福寺之“廉飲堂”，著手起稿《賢密教衡》之論，因意有未盡，納於笥中。後有弟子未經持松同意，竟自抄出，投於《海潮音》，1928 年起，《賢密教衡》載於該刊第九年第四至六期。

持松對賢首及密兩宗教義差別，認為密教雖然對有緣者是個捷徑，但它最終的目標仍是契入到華嚴根本法界。在《賢密教衡》第三章“衡五味配五藏”中闡明

¹⁶ 《密教通關·第六》「行位斷惑」，《全集·三》，頁 1092-1093。

¹⁷ 《密教通關·第三》「立教差別」，《全集·三》，頁 1062-1073。

¹⁸ 《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頁 3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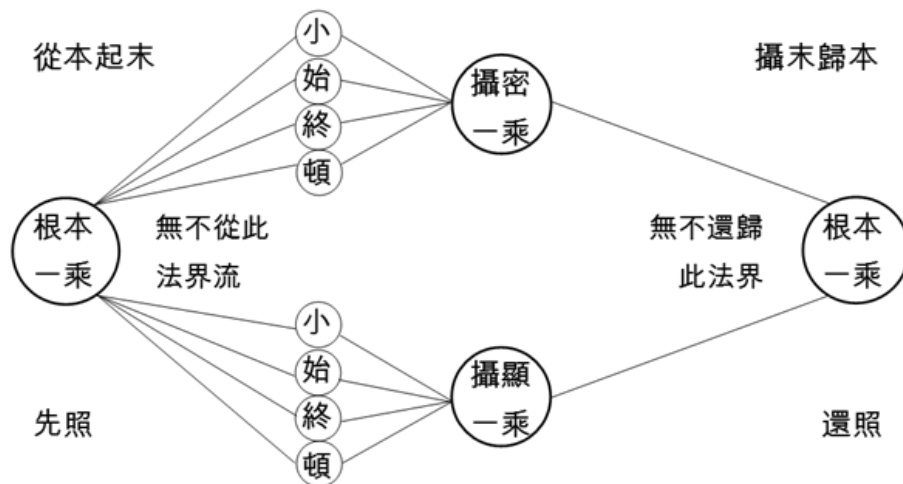
修學次第，云：

支分方便之曼荼羅，無非漸引劣機，入於顯法門中之法界圓壇，直至見法界大曼荼羅中，一一本尊，皆是法界標幟，一遍一切，一切遍一等，即是方便為究竟，即是如來最極三密。得此最極三密，方入華嚴性海之域。故《大日經》云：乃至身分舉動住止，應知皆是密印舌相所轉，眾多言說，應知皆是真言。此即顯示華嚴法爾常然之義。

第十章“衡所立之教門”略剖十門以衡之，並為密宗判教¹⁹：

古德云：“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眾流，至海而極；一切聖賢，至佛而極；一切教法，至圓而極；諸祖判教，賢首而極。”蓋以前代諸德，各述一門，五祖籠絡，結成教網。開合自在，卷舒無礙，故華嚴五祖而後，無復判教之人。今欲仰鑽前規，且宗五教。若將密宗根本兩部大經用五教判攝，悉是同圓。與《法華》同為開權顯實、攝末歸本之教。但《法華》為顯一類機，兩部為密一類機也。蓋以《華嚴》先轉山王，極唱根本一乘，信者絕希，於是從本起末，說小始終頓諸乘法門，漸漸引權令歸實門，四十九年，調練方熟，於是以《法華》攝顯機，令從開示悟入，證於法界。以真言攝密機，令從阿訶暗噫，證於法界，及乎各從一門深入之後，仍同歸於《華嚴》根本法界。其門雖別，其入則同。今將本末法輪，生起次第，列圖於後，以便覽尋：

¹⁹ 《賢密教衡》，《全集·五》，頁 2409-2410。



持松最大的特色是以華嚴五教判釋密教，此是前人很少涉及的，認為密教與法華都是同圓一乘，與華嚴這個根本一乘是不一樣的。對密宗根本兩部大經判教，判密教與法華同圓，皆為開權顯實、攝末歸本之教，各攝顯密之機而同入華嚴別一圓教。以《大日經》等攝密機而引五種三昧耶道，同歸於普門圓壇。此顯密匯流，復歸於華嚴這個別教一乘之根本法輪。“以真言總持密契於華嚴海印三昧，成就華嚴法界”，從根本上維護了華嚴，透過華嚴五教，判釋華嚴與密，說明終入華嚴法界。對此教判，太虛曾就《賢密教衡》一文評曰：

“持松法師據賢首義以爭為判教之最勝者”²⁰。

古大德曾有會通顯密，《賢密教衡》云：

昔遼之覺苑法師，秉清涼教義，作《大日經義釋演密鈔》，謂大日與華嚴宗果是同，但顯密為異，如斯合會，雖云圓通，然就義門，亦似未允。²¹

遼代(916-1125)密教代表人物有燕京圓福寺總秘大師覺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門道殿，兩人都據《華嚴》的圓教思想以融會密義。²²

²⁰ 《十五年來海潮音之總檢閱》，載於《海潮音》十六卷一號，1935年。

²¹ 《賢密教衡》，《全集·五》，頁2388。

²²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九冊，頁5517a，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1994年元月。

道殿於《顯密圓通成佛心要》²³卷一提到華嚴「一真大法界心」：

二、別教一心者。謂一真無障礙大法界心。含三世間具四法界。全此全彼而無障礙。即知包羅法界圓裏十方。全是一真大法界心。於此一真大法界內。所有若凡若聖若理若事。隨舉一法亦皆全是大法界心。乃至唯舉一塵亦皆全是大法界心。華嚴經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又一塵既是大法界心。於此一塵大法界內。復舉一塵亦皆全是大法界心。若橫若豎重重舉之。重重皆是佛法界心。²⁴

於卷二力倡「顯密雙修，以妙契佛心」：

三、顯密雙辯者。若雙依顯密二宗修者，上上根也。謂心造法界帝網等觀，口誦準提六字等呪。此有二類：一、久修者，顯密齊運；二、初習者，先作顯教普賢觀已，方乃三密加持，或先用三密竟，然後作觀。二類皆得。余雖下材心尚顯密雙修。²⁵

賢首清涼以義判教，一經之中容有多教，即知一切經中真言，皆是圓教。一切真言名總持者，能總含攝無盡教理行果也。實而言之，雙用二門妙契佛心。²⁶

覺苑於《大日經義釋演密鈔》²⁷卷一提到「圓教」云：

五、圓教。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²⁸

²³ 《大正新修法寶總目錄》第一卷，頁 500b，《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遼（一應曆八 AD958—）道殿集。

²⁴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 1(CBETA, T46, no. 1955, p. 990, c20-p. 991, a1)。

²⁵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 2(CBETA, T46, no. 1955, p. 999, a9-14)。

²⁶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 2(CBETA, T46, no. 1955, p. 1004, a12-16)。

²⁷ 《大日經義釋演密鈔》，遼道宗太康三年(AD1077) 覺苑依勅製。網路：<http://ddc.shengyen.org/mobile/text/02-04-2/132.php>，摘錄日期 103/02/26。

²⁸ 《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卷 1(CBETA, X23, no. 439, p. 525, a2-4 // Z 1:37, p. 2, d17-p. 3, a1 // R37, p. 4, b17-p. 5, a1)。

卷四以如實知自心，稱圓宗、秘藏為「宗果是同」：

第三義：已該圓宗第四立如實知自心，別收秘藏。豈華嚴、般若劣於如來秘藏耶？答：此乃宗果是同，但顯密為異。前約教相圓極，攝諸了義；後約威靈呪驗，屬以秘宗。²⁹

《賢密教衡》刊出後，廣東王弘願（1873—1937）對文中的部分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撰《衡賢密教衡》一文載於《潮州佛化季刊》以詰之。為此，1929年，持松撰《賢密教衡釋惑》作答，載於《海潮音》第十年第四期。就華嚴與密宗的關係作了進一步闡述，云：

居士命吾於華嚴中求得印相之法以相告。吾應之，曰：有！華嚴之印，有總有別，總則曰法界印、曰海印、曰彌勒彈指印、曰文殊摩頂印。別則執筆印、按紙印、乃至泉流印、風動印、行住坐臥取捨屈伸印等。凡此諸印，皆一切凡聖天龍鬼神所不能越者也。以執筆印、召請金剛筆，入我心蓮花台，從一一羊毛、一一兔毛中，放無量光，照觸十方法界、滅一切眾生苦，還來收一聚，成金剛筆三昧耶形，而加持我，令我於一剎那間，即得華嚴中金剛筆三昧，我承此如來執筆誓教法印，得於彌勒樓閣中自在行走，無人阻撓，乃至大日如來法界宮中，金剛薩埵鐵塔之內，亦皆能自在行走，無人阻撓。（中略）以賢首、真言並重，而弘密教。³⁰

持松於顯密理（教義）、事（修證）圓融、證得之結論，使賢首密教相映相激，賢首真言並重而弘密教。

佛學通論

賢密教衡釋惑

密林

數年前余草賢密教衡一書。藏之箱中。備他日整理真言教義之資。但恐所學未竟。立言有失。故稿成後。從未出以示人。孰意去歲冬間。余暫離所居。被一二學子。將此稿抄載於海潮音。非本所願也。雖然。吾固已於書末贊云。待他山云云。是則此稿之登載海潮音。俾吾書有引玉之嫌。吾亦何憾焉。近日果有大心居士王公弘願。賜以攻訐。榮幸何極。夫真理者。愈辨則愈明。既承居士許垂教言。則吾將不避瑣瀆。重就正。釋我餘惑。務使其理之晦者明。道之滯者通。正法有光大之期。羣生得依修之所。則居士將為導。火宅長者。豈特為我國創承十住心教之第一人哉。

在吾開始質疑之前。有一最要之事。亟須懺悔申明者。即為此書非吾近作。且稿成後未經審削。登載時亦未得吾之許可。故致其中非難古人言辭過於疏薄之處。未得刪改。此實吾深大慚愧而不能自安者。然此稿既經登出其願藉此為吾發露懺悔。至於顯密分疆。心異住之教義。及今猶不能無惑。而居

《賢密教衡釋惑》
（載《海潮音》第十年第四期，1929年）

²⁹ 《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卷4(CBETA, X23, no. 439, p. 571, b15-c1 // Z 1:37, p. 49, b14-c6 // R37, p. 97, b14-p. 98, a6)。

³⁰ 《賢密教衡釋惑》，《全集·五》，頁2415-2418。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

持松早年從月霞深研華嚴教義，又從應慈受記莦，嗣為法子，自思：

唐譯《八十華嚴》以來，各種疏鈔、玄談甚多，清涼國師之《華嚴文鈔》文廣義繁，學者心力有所不及，或不能深入，或對《華嚴》之全經、觀行、境界不能演然於心目，也無所解悟，以至於不能進入華嚴海會，實乃一大憾事。³¹

1931 年 7 月起，《華嚴宗教義始末記》開始連載於《佛教評論》³²，在 1938 年 9 月的兩封持松《致李圓淨居士書》³³中提到：

松研鑽華嚴有年，自知對於華嚴宗應作之事尚多，但自習真言宗後，又覺真言宗應作之事較華嚴更多。此生精力有限，且已入衰老境地，焉能一一完畢？故去歲曾勉力編有《華嚴宗教義始末記》一書，大約五、六卷之譜。松此次所編《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即注重下手工夫，俾學者實行易於入門也，若得印行流通，似乎不無小補。

1940 年《華嚴宗教義始末記》結集六卷成書，應慈給予很高的評價，為該書作序³⁴時提到：

門人持松近雖歸嚮真言，然以華嚴為先入之學，兼以吾兄弟期望之殷。亦思有以扶宗本，酬祖德。爰取諸祖撰述，序其先後，撮其精要，考誕應之事蹟，辨立言之異同，案五教之名實，詳大小之斷證。後附以〈五教觀行修持法〉一章，俾明各宗躬行實踐之準繩。書凡若干編，編若干章。節目條款，次第相生。總題曰《華嚴宗教義始末記》。余曾為之丹乙一過，見其陳意取辭，在論次諸祖各自立說之善巧，使知某意原出某祖，起初祖杜順，迄五祖圭峰，而述明五教發展之程序。後之學者，可因此而進窺一家之宗範。不致得枝而忘幹，守隅而昧方。

³¹ 《持松大師年譜》，《全集·八》，頁 3803。

³² 《佛教評論》第一卷第三號，1931 年 7 月開始連載。

³³ 《佛學半月刊》七卷二十四號第一六五期，1938 年 9 月 16 日。

³⁴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序》，《全集·五》，頁 2422-2423。

應慈之序文載於《佛學半月刊》，該刊書訊也多次載文介紹：題曰《華嚴宗教義始末記》。迦陵居士，前曾創辦華嚴大學，今得此作，特請姬佛陀居士校勘印行，委託本局永遠流通。當今華嚴宗正在發軔，此書實為當務之要籍也。³⁵此書的出版成為研修華嚴之重要典籍。在台灣多次被翻印，大乘精舍印經會於 2000 年元月曾再版，華嚴蓮社亦於 2002 年十月再版，空庭書苑更於 2008 年八月重新標點後再次印行。由此足見持松所闡釋的華嚴宗教義之重要及其影響之廣泛，成為近代研究華嚴之必要典籍。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分四篇六卷，前三篇三卷以「判教」引五教名義，立十宗大意；「教理之綱要」明成佛種姓及行位差別、修行之依。所述對華嚴之四法界、六相、十玄門及五教之教義作了詳盡的整理。在後三篇三卷「觀行修持」以轉凡之觀行修持，採集小、始、終、頓、圓諸教中，應如何藉由發心、進道，斷惑證理，回入法界，趣向佛果的觀行修持過程。

1942 年，持松續撰《華嚴宗專號》補《始末記》之遺，發揮華嚴宗性起法門，於《華嚴經獨成一宗之沿革》中提到³⁶：

賢首大師之立性起也，乃據晉譯《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而立。言性起者，對緣起而言也。緣起者，乃真妄和合，而起之法，有染淨之別，乃因住之如來藏，有性善性惡之分，性起者，乃真如法性，自起而為諸法，塵塵互具，法法互收，相即相入，具十種玄門，乃果海之法身。

至於五教建立大旨，有二門：一、約機修入，二、約法現流。³⁷

約法現流建立五教者：由一乘圓教漸次流出頓等四教，即稱法本教，若隨逐眾生機宜，則自生頓等四教之別，按大經所明有二種：一、舍那門，二、普賢門。普賢門者，依普賢廣大之因，至舍那之滿果，故說無盡圓融之法門，示法果無礙之修入，乃開解立行，斷疑生信之次第也；舍那門者，不用智解情識之計度，不依從因至果之法相，說直入自性清淨圓明體之本分，

³⁵ 《佛學半月刊》第 235 期，1941 年 8 月 16 日。

³⁶ 《華嚴宗專號》，《全集·五》，頁 2739。

³⁶ 《重刊破山興福寺志跋》，《全集·六》，頁 2921。

³⁷ 《華嚴宗專號》，《全集·五》，頁 2741-2742。

³⁷ 《重刊破山興福寺志跋》，《全集·六》，頁 2921。

所謂性起修入法門直入法界，無念成佛之道也。

同專號之《華嚴經之文義綱要》揭橥賢首大師就經本，略分五分：一、教起因緣；二、聖教所說法門差別；三、修因契果生解；四、託法進修成行；五、依人證入成德。學者依《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及《華嚴宗專號》二作可深入華嚴深義。

而於《始末記》，海雲繼夢在《重刊〈華嚴宗教義始末記〉發行敘》中評論：

（該書）按賢首《一乘教義分齊章》中的〈所詮差別第九〉，於中十門，針對種性、行位、時分、依身、斷惑、佛身、化境七項，復加觀行及前言。（中略）

持松上師對於十門引七項而略心識、回心及果相，並將化境改佛土。此中回心併入種性或時分，果相併入佛身，皆尚可說；就心識一門而放捨，於整體佛法上乃一大缺憾也！³⁸

然而在同書收錄釋慧林所撰《導言二》有提到：

事實上，密林法師在本書第四篇〈明觀行修持〉中，已然提及五性（即五教）發心動機，對於六識、阿賴耶、如來藏及法界性起為心，已就五教之心識差別予以詳盡剖析，與賢祖在《教義章》中所述五教心識差別若合符節。（中略）

判教的部分占本書篇幅近二分之一，然而除了判教以外，本書後半都在談五教的觀行，也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將前半部的教理納入後半部的行門加以實踐，故可謂「解行並重」的指導。³⁹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在教義部分不提“心識”，而編入第四篇「觀行修持」，將“心識”視為華嚴之行法，而不是理論。以心識的差別，觀行有不同的法門，闡述實踐修證之要義，證入法界之真理，在於“注重下手工夫，俾學者實行易於入門。”

《華嚴經之文義綱要》提到：本宗則不以機之趣入為本，而以法之流出為本，要示果上顯現之法門，即以文義為一宗綱要，談文義一致，乃此經所以迴超餘經者

³⁸ 師樊沙門密林持松著《華嚴宗教義始末記》，頁 i-ii。

³⁹ 同前書。頁 15-18。

也。持松對華嚴嚮慕，浸淘有年，所匯取前人章疏，綴成華嚴諸篇，直指華嚴之宗要。

華嚴經疏鈔編印會

《華嚴經疏鈔》是華嚴宗四祖清涼澄觀國師，於唐貞元年間為八十卷《華嚴經》所作之釋文《疏》及《隨疏演義鈔》。《疏鈔》以信、解、行、證來說明華嚴教理，並以五周因果貫串三十九品經中修行次第的因果環節，使學人更易了解《華嚴經》七處九會之組織內容。

1940年，蔣維喬、李圓淨諸居士同應慈共同發起組織成立了「華嚴疏鈔編印會」，推舉應慈為理事長，朱超願（子橋）、葉恭綽、蔣維喬為副

理事長，月晴、僧曇、關炯之、李耆卿、范古農、黃幼希、李圓淨、費慧茂、孟望渠、錢重知、徐春榮等為常務理事，並請持松參預其事。

1943年1月1日，《覺有情》半月刊出版「華嚴疏鈔編印專號」，收入了由應慈及持松等發起並撰寫的《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及持松撰寫的《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等。持松在後文中曰：

《華嚴疏鈔》不但是復興賢首宗的續命湯，而且是探討八十《華嚴》的指南針。

《華嚴疏鈔》出世不久，流行還未普遍，就遇著武宗的毀滅佛法。當時《經》、《疏》、《鈔》原是各別成部，輾轉傳抄，難免錯訛，這時中國連錯訛的也沒有了，流傳到高麗去了，一直到宋朝方才由高麗取回來，淨源法師才把《疏》錄在《經》的下面，名曰《華嚴經疏注》，《鈔》還是另外的。到明朝嘉靖時，妙明和尚方才連《鈔》會在一處。（中略）

所以“華嚴疏鈔編印會”就在這時勢艱難期間，勉力的組織起來了。這事的動機雖然是徐蔚如居士，可是努力促成的功勞，還是李圓淨居士和蔣竹莊居

第四卷第九十號
刊
第八十一二期

編印華嚴疏鈔始末
因緣
持松

一 華嚴經的起源

法門息世界的的界是融式機擇轉達全得當生。不身。說界。一海海現衆。巧快背說人然接二釋。照大這。及言會內了的與華。的自出人最受七迦。小菩薩所盡一一聖。思數別嚴接宣已來都將教日牟。山薩法調前一義衆入盧目的經引示的。能自化的中牟。平機門重後微。海運。經既三了本他成已的。如來。地龍。重際應一一印那都不然乘本懷們佛證根思來。一領不無的毛品時三。是同是。一。得器惟。在。樣會是盡一端一頓床無有。佛衆。所定但的。自在。警通圓劫利。無和法量別本。後先受衆竟後所提。如人滿海土都最普界的的懷這再不生法說證道。日能無。是無實身。經極是來問起的門法的場。出夠礙常窮新邊普雲說。談佛隨衆。根。真。時明。說因滿的薩。華佛。說機生如器和在理最。了大普陀十法等在嚴的所華說惜果太覺佛。初。先的陀說羅方門無還經身以嚴教不不托的和成。照。羅。網虛。量華時子說機。懂說。出本觀了。高只尼無微空其無藏。的的方。要。意察正。山有法休細法中邊世佛和方動便且又完便。衆覺

二 華嚴經的傳出

一普佛是所世華。界至本能一一以。說說不有判。一叫本本流薩的夠有品。品眼用華。界嚴也。於就盡一大怎不不可不微一一復。不傳。經記無。一經同嚴示。旨。常十是。法海樣可可證可應一切本三同的只。載盡下。義。一的現衆歸龍說本中一門等叫說說不說數毛法呢上。華把也的陀本

《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載《覺有情半月刊》

「華嚴疏鈔編印專號」，第四卷第九、十號合刊，第八十一、八十二期合刊（1943年1月），第六、七版）

士。因他們兩人的努力，和黃幼希居士之肯毅然出而主任編訂，又遇著應慈老法師正在上海開辦華嚴學院，一般會眾也都希望這件事早日成功，時節雖然差一點，可是因緣卻很具足的了。

在《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中曰：

書寫經典為法行之一，今之印經即古之寫經也。寫經功德，大乘經中莫不讚揚，況《華嚴經》為佛教之根本法輪，一切經典從此流出乎！《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云：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滅除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消除。又云：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是以傳記所載古德書寫《華嚴》，其吉祥感應尤多不可思議，印經功德亦復如是。良以印經為財法兼施，長養眾生法身慧命，較諸僅以財施救濟色身者，自當超勝百千萬億倍也。《華嚴經》釋義之書亦有多種，其最精詳者首推唐代清涼國師《疏鈔》。此經《疏鈔》，自宋以來，單行會編，刻本不少，流傳至今，大率字句脫誤，彼此間出，而考訂校勘，從來未曾詳備，讀者苦之。本會因是發起重編，彙古今中日諸板本而校訂之，定為善本，以利讀者。積五載之功，稿經數易，始告完成。識者咸歎為希世之宏業，編者丁茲厄世，往往遇險如夷，尤足徵編印《疏鈔》之為功德不可思議。

其後，持松遵應慈命，為《重編華嚴經疏鈔》作序。該序刊於《覺有情》半月刊。該《疏鈔》，彙集古今中日許多版本進行校訂，恢復了清涼澄觀原本面貌，對中國佛教古籍的整理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對華嚴教義在近代的研究和傳播起了推動作用，1944年印行。這是應慈對弘揚華嚴宗所作出的又一重要貢獻。後於1966年夏，由南亭法師主持，台北·華嚴蓮社影印再版。書末跋曰：

華嚴經疏鈔——為解釋佛經者之權威註著，有不可磨滅之價值。但千百年來，傳寫刻印，漏誤滋多。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蔣竹莊居士等，組華嚴疏鈔編印會，集宋、金、元、明、清，以及日本、高麗之版本二十餘種，逐字校對，精詳至極。以連史紙十六開，印仿宋字，線裝本四十厚冊

而流通之。經、疏、鈔，章段分明，句、讀正確，識者稱之。三十八年（1949）南亭來台灣，有華唐慧淳居士者以此書見贈，珍藏至今，視若拱壁。誠恐年久散失，因特影印，以資保存，並以公諸同好。茲值影印藏事，特為簡介如左。⁴⁰

1995年8月，台北·華嚴蓮社在住持成一法師的推動下，成立「新修華嚴經疏鈔研究會」，集合華嚴專宗研究所之師生，進行整編工作，使華嚴祖師所遺留下來的智慧財產，能以現代語言方式重新問世。該《新修華嚴經疏鈔》，自2001年7月開始付梓，至2004年7月付印完畢，全套廿冊，廿五開精裝本。

近代佛教對佛典古籍的整理，尤以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所會編的文獻，對華嚴的中興及後學影響深遠，持松當時致力於唐密的弘傳，但仍關注文獻的出版與推動，與應慈共同發起募印，獎掖寫經及印經功德不可思議，又為編印的文獻介紹其內容，並向大眾勸募，攝受有緣，同圓華嚴法界。

華嚴典籍 再版賦序

1923年佛誕日，即使持松人在日本，仍應華嚴大學同學慧西之邀，於高野山金剛三昧院為即將付印的《華嚴教義章疏合刊》作序。

1939～1945年間，匯整華嚴典籍蔚為一股風潮，在此風氣下，許多華嚴典籍被整理再版，皆由持松為其作序，茲略述如下：

1939年，持松作《應慈和尚重刻晉譯華嚴經序》，曰：

華嚴一宗，自五祖而後，雖不乏哲匠，然時隆時替，未能啣接一系。迨清末共和之交，先法師月霞尊者，始挺然利見，奮華藏之碩誓，續列祖之鴻猷，闡五教，明三觀，彰六相，抉十玄，別教一乘，於焉恢啟。現法師應慈和尚，與先師同願俱來，影響翊贊，殆媲夫文殊之輔化遮那，而慶喜之倫敘釋尊也。故先師捐塵以來，師獨荷肩仔，頻演大經，獎掖後進，無厭無倦，仍猶先師之住世也。甲戌秋，師宴坐興福寺救虎閣中，方閱《入法界品》纂要之文，恍見金人丁甯付囑曰：“貞元《四十華嚴》久秘未宣，顯而敷之，責在爾躬矣。”師感惕驚寤，爰赴邗江，重鑄是經，就虞山寶嚴寺敷陳嘉會。時眾會中有讀《探玄記》者，覺賢首規模，昉於晉經，因復勸

⁴⁰ 《影印華嚴經疏鈔跋》，收於《華嚴經疏鈔》卷末。

請轉其輪轂，俾三部大經，平等推挽。矧華嚴教義，雖曰盛於唐，而實創於晉隋之間，故晉譯微言，實肇宗基，杜順依之而立觀，雲華遵之而《搜玄》，賢首准之而判教分宗，顧可因唐譯而偏廢晉經乎哉？師允其請，乃檢覈舊刻，剝誤滋多，遂依徐文蔚居士近禁《探玄記》及諸藏本，校而正之，仍授梓揚州，與前四十卷經板式相若，放大字形，俾莊嚴法寶，易於受持。鳩工於丁丑歲，旋遇軍興，輟作不時，延至今秋甫慶觀成。行見千載秘藏，悉揭禁而傳播之，輾轉弘通，於是昔日之不能綿續一系者，亦得薪傳無盡，歷百千劫而不熄矣！

是年年底，持松為李圓淨編輯之《華嚴疏鈔科文表解》作敘，敘文載於《佛學半月刊》，云：

李圓淨居士，才智兼人，精思妙悟，比年以來，知通經論之不可無科判，猶裁錦繡之不可無刀尺，遂擇其流行較徧之經論疏釋，因其原有之科文，匯為新式表解。

今而後讀《華嚴》者，因《科文》以尋《疏鈔》之條貫，因《疏鈔》以發經文之奧藏，又豈僅讀其文乎？將復以解其義也！又甯徒解其義乎？將復使遮那富貴纖毫悉陳乎眼底也！

1940 年中秋，薛潤培捐資印行《賢首諸乘法數》，請持松作序，題名《重印賢首諸乘法數序》。《賢首諸乘法數》凡十一卷，明代行深編撰，以華嚴宗為主，集大小乘諸經之法數名目，並注明其出處。《諸乘法數》原為賢首大師所著，至明代散佚，行深乃重編付梓，後傳入朝鮮、日本。此次重印所據即為早在中土不見的海外孤本。

1945 年春，應慈組織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告竣，後收入《普慧大藏經》⁴¹，持松奉應慈命作《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序》。

由上可知，在華嚴典籍重整的過程中，不少是由持松撰序以助其印行。可見持松對於華嚴中興之助成有其貢獻。而由持松的序文中，以「門人持松」之語來看，持松將自己納入華嚴宗的意味是毋庸置疑的。

⁴¹ 《普慧大藏經》，第五函第一冊，1945 年 2 月刊行。

結語

綜觀持松一生，深入經藏，著作等身，尤其長年對華嚴宗門教義之闡述，對賢密教澈獨特之創見，對華嚴諸師之教理修持，深契於心而繼承，於華嚴法界緣起之證悟，藉金剛筆復勸眾生信解行證。如其《賢密教衡釋惑》文所言：「以執筆印、召請金剛筆，入我心蓮花台，從一一羊毛、一一兔毛中，放無量光，照觸十方法界、滅一切眾生苦，還來收一聚，成金剛筆三昧耶形，而加持我，令我於一剎那間，即得華嚴中金剛筆三昧。」

附錄：持松華嚴相關著作出處一覽表（按年代輯成）

年代	篇名	《全集》冊頁	底本出處
1923	《華嚴教義章疏合刊序》	《全集·五》 「諸宗」p.2383	照相檔
1923	《賢密教衡》	《全集·五》 「諸宗」p.2385	《海潮音》第九年第四期 ~第六期(1928年)
1929	《賢密教衡釋惑》	《全集·五》 「諸宗」p.2413	《海潮音》第十年第四期
1931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	《全集·五》 「諸宗」p.2419	1931年七月開始連載於 《佛教評論》
1938	《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敘》	《全集·一》 「經義」p.160	《佛學半月刊》七卷二二 號第一六三期
1939	《應慈和尚重刻晉譯華嚴經序》	《全集·一》 「經義」p.162	《佛學半月刊》八卷第一 九二期
1940	《重印賢首諸乘法數序》	《全集·五》 「諸宗」p.2725	照相檔
1942	《重編華嚴疏鈔序》	《全集·一》 「經義」p.164	《覺有情半月刊》第四卷 第十七、十八號，第八十 九、九十期合刊，第十 一、十二版。
1942	《華嚴宗專號》	《全集·五》 「諸宗」p.2729	《佛學半月刊》，共二 期，分別載於第十一卷第 八號第二五一期、第十一 卷第九號第二五二期。
1942	《月霞老法師傳略》	《全集·六》 「文鈔」p.2966	《覺有情半月刊》第六十二、 六十三期合刊，第一 版。

1943	《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	《全集·五》 「諸宗」p.2757	《覺有情半月刊》(「華嚴疏鈔編印專號」)，第四卷第九、十號合刊，第八十一、八十二期合刊(1943年1月)第三版。
1943	《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	《全集·五》 「諸宗」p.2759	《覺有情半月刊》(「華嚴疏鈔編印專號」)，第四卷第九、十號合刊，第八十一、八十二期合刊(1943年1月)，第六、七版。
1945	《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序》	《全集·五》 「諸宗」p.2770	《普慧大藏經》(第五函第一冊)。
1948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	《全集·一》 「經義」p.166	《持松法師論著選集(二)下編》，湖北荊門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
1949	《華嚴經探玄記詳釋》(佚)	《全集·五》 「諸宗」p.2772	(佚)

參考文獻

-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大正藏》冊 46，第 1955 號。
- 《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卍續藏》冊 23，第 439 號。
- 華嚴蓮社(1971)。《華嚴經疏鈔》影印本。台北市：華嚴蓮社。
-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1994)。《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九冊。台南縣：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
- 冉雲華著(1990)。〈太虛法師與中國佛教現代化〉，《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1990年8月，台北市：東初出版社。
- 黃運喜(1991)。〈清末民初廟產興學運動對近代佛教的影響〉，《國際佛學研究》，創刊號，民80年12月。台北縣：靈鷲山出版社。
- 黃德賓著(2002)。《我國近代佛教圖書館興起背景因素之考察》，佛教圖書館館訊第三十期，民91年6月。嘉義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 楊毓華主編，林光明副主編(2013)。《持松大師全集》(一)、(三)、(五)、(六)、(八)。新北市：震曜出版社。
- 楊毓華·林光明編校(2013)。《仁王護國經闡秘》。新北市：震曜出版社。
- 師樊沙門密林持松著(2008)。《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台北縣：空庭書苑有限公司。